



流年记忆

## 水龙的记忆

□孙方和

水龙亦称龙。是一种灭火工具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北农村,农民的住宅大多为遇火即着的茅草房,遇一点火星,很容易造成火灾,轻则家园尽毁,重则火烧连营,一烧一大片,扑灭不及时,有时能将房屋烧得塌陷,造成人员伤亡事故。

我的家乡在盐城西乡,属于里下河地区,虽水网发达,沟河较多,但农村大多住的是茅草屋,易失火。在家乡有一句土话,失火也叫走水,一旦出现火灾,水龙的作用就立即凸显出来。

儿时的记忆里,平时水龙放在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家。这位长辈,按辈分应该叫他老太爷。老太爷平时一人在老家居住生活,他爱人、儿女远在上海生活。他不爱外出,人整天宅在家,大门敞开,除了夜晚睡觉关门,白天基本不锁门。一旦哪里发生火灾,只需两个男子汉,就能抬起水龙直奔火灾现场。

水龙的结构,类似于放大的浴桶。桶身由杉木打制而成,刷以棕油,不裂缝,不漏

水。液压出水装置,则由纯黄铜打制,由三节铜制水枪组成,救火时,则由人力反复压制两侧泵身出水,类似于今天的消防水龙头。有了压力,水枪的扬程能射出十几米远。一般火灾,只需十几分钟到半小时即能扑灭。持续出水则由人工接力到沟河舀水,倒入水龙的木桶里。救火现场不分男女老少,纯人海战术,往往一场火灾救下来,凡参与扑灭的人都成了“落汤鸡”,衣服、鞋子全湿漉漉的,脸都成了大花脸,有灰,有水,叫人看了既心酸又忍俊不禁。那时的人们,纯朴,善良。十里八乡,一旦有火情,人们不加思索,抬起水龙就直奔火灾现场扑救,从不考虑报酬。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,就连像我这样才十来岁的小孩,都跟昆虫似的跟在大人身后去扑救现场。

斗转星移,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茅草屋成了历史,变成了几代人的回忆,水龙也完成了它的使命,静静地躺在孙家祠里,供人观赏。



湖畔走笔

## 纳凉好去处

□邵玉田

日前,接好友的微信邀请,去一音乐书局参观画展。恰巧那天得闲,而且知道,那里离我们小区不远,随即欣然前往。

当我跨进落地玻璃门的那一刻,环顾四周,发现这里所有映入眼帘的布置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。

偌大的空间,造型别致7米高的弧形鸟巢书架,以及依附圆形书架盘旋而上的楼梯。来这里阅读的人,将其称为“阶梯书吧”。那种曲径通幽、向上攀登的感觉,还真的应了那句“书山有路勤为径”的古训。

书架与书架之间,有花有草。一棵长在北落地窗前的绿树,用玻璃幕墙保护起来。看似嵌入室内,实际上还在室外,既可以保证那棵树有充足的阳光照射,呼吸到大自然的新鲜空气;同时又让坐在树下的读者融入大自然,产生“合内外之道,通天人之际”,学习古人于旷野读书的一种风雅与浪漫。如此,一边阅读,一边思考,看天看树,这样的状态最适合洗涤灵魂。

人的听觉、记忆、情绪、感受与思考之间,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听觉连接大脑的边缘系统,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认知和情绪。此书局,之所以称为音乐书局,阅读期间贝多芬的钢琴曲《致爱丽丝》一直轻柔地在耳边萦绕。有时候也会是经典和时下的流行琴曲,如《大鱼》《仰望星空》《秋日私语》等。我记得唐代诗人白居易诗言:“琴中古曲是幽兰,为我殷勤更弄看。欲得身心俱静好,自弹不及听人弹。”这样说来,有音乐的阅读,于纷乱市井中奏之,最得其幽,难道这不是盛夏纳凉最好去处?

岂能只是音乐,书局藏书之多,仅仅16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阅读大厅,包含了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教材及儿童读物等类别,藏书2万余册。根据不同的读者需要,提供不同的阅读场地。楼上楼下,分别设置了家庭、儿童、青年和老人四个阅读区。身边一位带孩子的家长告诉我,这里是读者家庭以外的“第二空间”,为每一位阅读者营造了一处精神家园。

眼前画展更是令我“赏心悦目”,这些以“生命如歌”为主题所创作的多幅作品,以人物、动物为主体。书以载道,画为心声。仔细观赏,布置在这里的每一幅作品,画面或平实温润,或厚重细腻,传统韵味中又显露着现代感,充满了诚恳、和谐、清澈和刚毅的生命情怀。

如此读画,就是“澄怀观道”。真可谓炎炎夏日,给我送来阵阵清凉。



## 栀子花开

□一禾

栀子花开,缓和了忙碌、冲淡了繁琐,仿佛开在了母亲的心里。

母亲院子里的栀子花开了。

这棵栀子树来我家已有十多年,记不得几时被母亲种在院里。印象中,每年栀子花开,都是家里的一个重要时节,是一件大事。

瞧,深绿浅绿里,缀着点点白花,伸展的姿态各不相同,有的完全舒张,有的还是花骨朵,有的别在枝头,有的羞藏在里。

而其实,远远地,你是看不到这些的。最先感受到花开的,不是眼睛,而是鼻子。

花信总是香来报。

每年最先知道栀子花开的,永远是早起的母亲。

打小时候起,母亲就喜欢栀子花。也许是那个时代香料普遍比较昂贵,对于节俭的母亲,栀子花香,这种大自然的馈赠,自然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。

栀子花香,的确是一种让人舒适的香,淡雅,幽静,浓而不腻,是一种能让人联想到美好事物的香。

一直以來,独一无二。

香,原来也是可以送人的。人们常说,赠人玫瑰,手有余香。说实话,玫瑰的香,我真的没有体会过。但栀子花的香,真可以说是香飘十里、沁人心脾。

当邻居夸赞我家栀子花长得真好时,花,仿佛就开在了母亲脸上。

“摘哦,尽管摘。”母亲总是笑着说。

后来,邻居也有了默契,花开便自摘。母亲也不问,也不恼。于是,门口的香,路边的香,渐渐成了邻居家里的香,心里的香。

栀子花花期不算长,但花苞多,外一层,里一层。本以为摘完了,没想到过一夜,又缀满一层。比之前,更香,更白了。

家乡方言里,栀子花的栀,是平舌音。上中学时,有一首流行歌曲叫《栀子花开》,二者一直没有联想起来,直到高中时才知,少年时就进入我记忆的栀子花,大家都闻过,都听过。

于我的少年,为什么成了别人的青春。我猜想,可能是歌曲的作词者,大概见栀子花比较迟的缘故。

栀子花摘下来后,要把根部浸在水里养,不挑容器,吃饭用的碗就行。

刚搬到新居时,母亲总会盛一碗“香”,以馈友邻。

母亲喜爱栀子花,源于花的白、花的香。我知道,母亲平日里是不美白、不抹香的,劳作和唠叨占据了她的绝大多数时间,岁月在她脸上刻下春风吹不去的痕迹。

栀子花开,缓和了忙碌、冲淡了繁琐,仿佛开在了母亲的心里。

有一日,当我整理家庭相册时,不经意间看到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,惊讶不已。高挑的身材,齐耳的短发,春风一样的笑容,虽然衣着朴素,青春气息却扑面而来。

母亲,原来也曾是一株“栀子花”啊。

农家小景

## 桑枣

□卢春桃

晚饭后出去散步,在路旁的花坛内看见一棵桑树,风儿轻轻吹来,新生的桑叶翠绿欲滴,随风轻摇,桑叶下是那一颗颗桑枣,在风中微微颤动,很是诱人。思绪不禁被带回童年,带回到故乡的桑树林。

曾记得,在我家的屋后有一棵老桑树,年年都结出累累的桑枣。还在桑树抽枝展叶的时候,我就眼巴巴地瞅着,焦急地等啊盼啊。枝杈间终于挂果了,泛青的桑枣由小变大、稀稀落落,简直就是一幅美不胜收的图画,我希望它早一天长大,我把它想象成好吃的圣果,盼望它带给童年特别的感觉。

有一天,忽然发现桑枣变色了,其实是刚刚着色,淡淡的粉,我却迫不及待地攀上树顶,骑坐树杈上,流着口水,喜滋滋地吃起来。

几粒红里透白的桑枣,放到嘴里一尝,那感觉真是扫兴,竟是酸的,几乎能酸掉人的牙齿,甚至还能吃出一些苦涩的味道,完全不像成熟时黏黏的、甜甜的感觉。

其实我知道,刚挂果时,桑枣的颜色绿莹莹,像翡翠,慢慢地变得黄澄澄,像琥珀;过不了多久又变得红彤彤,像

珍珠;等到红得发紫、紫得发黑的时候,胖胖嘟嘟,颗粒饱满,一个个像紫玛瑙、黑珍珠,令人垂涎欲滴,到那时就可以采食了。

熟透的桑枣浑身透着光亮,肉乎乎,充满水分,摘的时候也只能轻轻地摘,稍不小心就会把它捏破,挤出汁水来。当年我们小孩子最喜欢吃,放到嘴里细嚼,唇齿间顿生津液,那是一种绝好的享受。

老人们说桑枣既可入食,又可入药。儿时,端午前后,正是桑枣成熟的时节,唤来平时玩耍的伙伴,一起爬上桑树顶,偷偷地观察那些隐藏在桑叶下的桑枣,哪个最紫,哪个就是我们的战利品。不一会儿,我们的小嘴乌紫,有时还会顽皮地用手涂满桑枣汁水,再轻手轻脚地走到伙伴面前,趁他不注意就猛地往他脸上一抹,把伙伴弄成一个大花脸,桑树下响起了一片追逐声和欢笑声。

如今,我似乎又看到了那油绿发亮的桑叶中透出黄的红的紫的桑枣来,多汁的桑枣瞬间便能激活舌间的味蕾,远去的感觉还是那么新鲜,甜蜜,醇厚,悠长。浓浓的,化不开,扯不断,丝丝滋润在心间。